劉蕡列傳第一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右諫議大夫

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典二十事沈健于謀治然有抹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羣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殿策

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立默無爲端拱司契陶
畎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
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意
盛德之所臻曩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
敝百氏滋熾風流濩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
唯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
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
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
率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空匱夏
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
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大學明教之源也期於
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
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
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
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
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平茲
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
懷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
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
之致紊稽宮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

下土何脩而治古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
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
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乎
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治聞朕將親覽責
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
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
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
聽一悟主心雖被秩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
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
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
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
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
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忝玄默之化
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
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
何如耳伏以聖策有徙荷丕構而不敢荒寧秦若
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
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
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
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

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已以
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捄災旱在致精誠
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空竭本乎充食尚繁吏道
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縣中外之法殊生
徒惰業縣學校之官廢列郡千禁縣授任非人百
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
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
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
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
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

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歲闕之言審
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
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
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
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
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
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鑒又
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
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
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

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
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
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辛時以終歲舉月以
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
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
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
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
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
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
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

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
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
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閒臣未
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
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
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
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
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
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
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

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殺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

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令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浸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漢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衰回鬱塞以須

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
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
傾捄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
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
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
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
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
古之典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爲君而
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
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
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
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
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
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
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
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
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
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
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
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

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
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
則姦臣畏死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
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
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
行有所未孚以上澤雍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
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
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
慮昏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
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
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
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
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
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
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
建署補除卒吏乃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
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君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
餮之害君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

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益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憂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丞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

愼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勢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

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曾傳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傳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郵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牢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違矣臣前所謂國廩空蓄本乎穴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本乎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縣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大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

踰檢繇宁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
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
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
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
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
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
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
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
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
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
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
閑歲則農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
制不廢舊物令則不然蔓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
請兵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
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
一蹈軍門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
詐足以抑挠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
侵害閭里羈紲藩臣于陵宰輔簒裂王度汨亂朝
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
英豪有藏發覬覦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

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縣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千禁縣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宄政可以移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縣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縣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縣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

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
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
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
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
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悴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
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
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
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
臣之手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
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

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
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
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
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
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
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萬
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
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係定
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
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

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
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
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
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
部郎中龐嚴見賈對陛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
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
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
皆允凝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賈
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
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
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
明今賈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
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
以來無與賈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
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讀賈指切左右
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
綱紀遂絕李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
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
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
士賈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壽

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蕢不幸死天下必曰
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
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蕢遠甚內懷愧
恥自謂賢良柰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蕢直臣
迹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
不美哉帝不納
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蕢對後七年有甘露之
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蕢幕府
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蕢誣以罪貶
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
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蕢對極陳賢襄公殺
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閹弒吳子陰蕢帝決帝後與
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
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
輿位宰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官者益橫
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
蕢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
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
切齒歛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蕢
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盜賊多難遠及

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鬼憤鬱有望於陛下帝感
悟贈賈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
緩而不切也賈與諸儒偕進獨識切官官然亦太
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
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官者遂彊可不戒
哉意賈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
安危者庶其紓患邪

劉蕡列傳第一百三　唐書一百七十九

李訓二王賈舒列傳第一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
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
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
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爲宰相以仲言
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
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
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
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快

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
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
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卬可聽
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
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官尹益橫
帝愈憤恥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
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
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
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
緣麤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
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大和八年也其十
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
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佽諫
議大夫李珝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
劾仲言憸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
數進講至闌幸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
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
帝猶慮官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
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
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

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
遣使縊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
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
言於領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
鞭尸元和逆黨幾素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
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汪相朋
此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
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閑日
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
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

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
宰相謂遣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
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俄賜
第勝業里賓客旁午每進見佗宰相備位天子傾
意宦官衛兵皆唱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
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僅望以悅士心人皆
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傜賦耗國衣食請行業
不如令者還爲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汪
先顯訓藉以進又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
事未集乃出汪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克待

逞且殺之權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播爲太原
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
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播行餘
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十一月壬戌帝
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
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社許
之即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
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
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播行餘皆辭
赴鎮兵列仗鳳門外執殺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
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播懼弗能前獨行
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
怪之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
等驚走出閤者將闔扉爲官侍叱爭不及閉訓急
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
訓入者官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即扶輦決果愈下
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
訓不反士良手捽訓而蹟訓墜之將引刀韡中救
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
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

門宦人郗志榮棋訓仙之輩入東上閤即閉宮中
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
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
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
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
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
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懼偽不語故宦人得肆志
殺戮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
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
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
埴羅讓渾鐵胡証等家及賈旣廟貲產一空兩省
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
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
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
相御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贄啓宣政扉傳詔
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
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旣而士良白涯與訓
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
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
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

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靳遂良等屯兵大衢皷而儆之兵乃止帝逼官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緑帔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餘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紿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既敗被緑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官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餘臨刑憤吒獨元輿曰鼂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襃元皐始元皐以屬疏自解得去士良訊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

女孩嬰相雜厠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
道左右它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
宦豎益熾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
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
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疢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
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爲愬賫黃金餌之寖親
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
狡億探人廋隱輒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
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
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
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
愬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揔樞密與俱至
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
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
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爲司馬不
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
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
再輔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
策判官士議讙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即

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聽守澄復薦
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
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
貪沓既藉權寵專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起
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
將吏以煽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
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既附注
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
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
詛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
夫澆骫朝法賢不肖淆亂以爲弛張當然衆策其
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榷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
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
爲榷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厭之帝嘗詠杜甫
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
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
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隨上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
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度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
視常衣鹿裘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瘠注治之有狀
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眤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

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容屬於訓訓與
舒元輿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厚
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
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
兵部謁後寖廢注請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爲
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
都門旗千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滻
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顧自護喪因羣宦者臨送
欲以鎮兵乘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與
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
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
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
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
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注爲姦數顧賕爲
率吏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
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
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
馬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
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
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

匹它物稱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
蠅數萬飛去可復徵子也爲禮部郎中簡能者簡
辭弟駕部員外郎傑者僕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
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
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
詬曰我太后妹奴輩可求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
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節度府爲注所辟敬彝
爲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
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罔之裔祖
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
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晃歷左補闕溫州刺史
涯博學工屬文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
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爲翰
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
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
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
外郎召知制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
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
所稟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

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
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爲劒南東川節度使時
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
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
繇綿州威蕃柵抵棲雞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
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
某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
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鋭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
報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鐵轉
運使寶曆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
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揔鹽鐵政益
刻免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
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
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
官請遜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
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
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
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古
者列國君猶與大夫荅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

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荅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不荅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眞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詈抵以瓦礫涯質狀頎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十祝及它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使謗訕

賈器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
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貲貨悉爲兵
掠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
日不盡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
鉤致或私以官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
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
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
史裴鐇家鐇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
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
言向與臣並列者既族滅矣而露齒不藏深可悼
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
襲衣仇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
紃妻以痼病免家人紿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
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
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窮困來京師謁涯二歲
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
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
浙東餗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

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
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斷
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
相言之而李逢吉竇易直愛餗才得不斥穆宗崩
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
衣吏前導餗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吏還
怏怏爲憾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部侍郎
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大和九年上巳詔百
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
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
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温造以聞坐
奪俸不勝恚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脩
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
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餗
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柰何劉蕡以賢良
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餗與馮宿龐嚴
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餗本中立不肯身
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冤之

舒元輿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飲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棐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銳取大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人又不露所

緼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
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
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
未始遺抵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
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
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
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
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
中丞會帝録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眞兼刑
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筭日與訓比敗天下
事二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
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
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
凭殿闌誦賦爲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
元褒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
御史儀寓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
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
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

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
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揔百司署
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
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進削
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
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罷
璠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
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丞
乃大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內殿小兒頗擾民璠
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京兆
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斁豪寖不戢璠頗脩舉政
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
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
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
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
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
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官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
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
軻劉軿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
得釋遐休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

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崟生礎礎生璠盡遐
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
重胤葬其先使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即解去擢累
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
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
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
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
今尹揔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
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荅遷楚汝二州刺史大
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
幹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
再遷太府卿大和九年代崔鄯爲左金吾衛大將
軍居四日起事約繇錢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貲
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
佐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
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
籍其閭陬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宅民憚其

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鎖絶汴流姦盜
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
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
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
糴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
御史繇盧州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
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
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
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輿引知雜事元輿入
相擢權知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
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
士訓遣官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
義逆劉英誅按邊既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
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
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
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

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竭所乘天果猒唐德哉